

#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

《城市规划》 2002年第 26卷第 1期

## 摘要

以欧、美、日消费经济带动的经济全球化，从长远看，不能持续发展。中国必须先求自保，然后创新局面。城市规划可利用棋盘式路网和公共空地系统去提高城市经济多元化的催生力和经济新陈代谢循环的反弹力。

## 本文

### 1.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近 20 多年来的现象。在此之前是“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 economy)，就是在个别主权独立国家的严密控制和管理下，个人与企业进行超越国界的贸易。“环球经济”的一般定义是：在各国政府松散的规范下，全球化的企业和财经网络进行半垄断的跨国生产和销售。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首先是工业生产全球化(其主动力是廉价劳动力和消费市场的追求)，接着是财经全球化(其主动力来自跨国银行、投资公司、环球性的风险投资和 24 小时营业的资金与证券市场，再

加上各国政府都想吸引外资)。据阿波德拉(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s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1990)的分析,带来文化全球化的6种流动是:(1)人口流动(做生意的外来的劳工、游客、移民和难民);(2)技术流动(硬件和软件);(3)财经流动(资金、货币和证券);(4)媒体流动(影像和信息);(5)产品流动(包括服饰、交通、饮食、建筑设计等等);(6)思想流动(主要是意识形态,大部分是来自西方的民主、个人、人权等概念)。

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消费全球化。它的先锋是跨国企业。它们的手段是不断创造新消费形式和消费文化,它们的目标是建立和占领消费市场,它们的最终目的是为高级行政人员增加收入,为股东们增加财富——也就是积聚资本。因此,经济全球化有赖于消费全球化。消费经济带来消费文化,消费文化创造消费文明,也延续了消费经济。

什么是消费经济?20多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在此之后的消费是怎样的?“饱暖思淫欲”。欲是官能的满足;淫有泛滥之意,也就是无止境的官能享受。这也保证了消费经济无限度的增长。

社会追求享受,商人鼓励消费,于是就产生一种喜新厌旧的消费文化。它有4个特征:(1)崇尚奢华和炫耀,奢侈品迅速变成必需品。(2)消费口味日新月异。商人和社会精英份子不断创新,普通民众一窝风的去跟随。(3)追求方便。产品被设计得不容易维修,坏了就要

扔掉。(4)追求时尚。产品被设计得容易过时，但又难于翻新或升级，瞬间就落伍。

消费文化造成消费文明——以消费能力来衡量社会价值的文明。价钱越高的消费品越有社会价值(有人打趣说：高档消费品绝不能用低价卖，低价就没有人买)。消费能力越高的人越有社会地位(为了提高消费力、谁都拼命赚钱)。社会大众关注的是“这值多少钱？”(没有用倒无所谓，反正值钱的东西一定有用)和“他赚多少钱？”(钱怎样赚来倒无所谓，反正有钱就被人尊重)。

消费全球化就是建立和持续全球性的消费经济和消费文化。

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通过消费文化全球化，欧、美、日消费标准变成了世界消费标准；欧、美、日式的消费就是世界式的消费；欧、美、日的跨国企业和财团便顺其自然的占领了世界市场，这也就是世界的经济秩序。

凡是秩序就会有先后和尊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以欧、美、日为首，以城市为重。富者越富，但贫者不一定越贫(物质水平普遍提高，世界上大部分人口和地区，都解决了温饱问题)。贫穷的概念，不全是物质的问题，而是有不均的问题，有心理、社会和政治的问题，再不能单以经济手段去处理。

中国在这种世界趋势下有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

(1)加强向消费经济转向，与全球性消费接轨。具体讲有两种不同的做法：

a 接受欧、美、日消费准则，逐渐西化，与欧、美、日消费者共

同创造世界性的消费系统。优点是“跟风”。别人已经开了路，走上去一定顺畅，也可避免很多国际间的纠纷。缺点是消费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怎样解决？由谁来担当？跟风式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利润，大部分将回笼到以欧、美、日为基地的跨国企业和财团手里，哪还有多少钱留给中国去处理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现在的消费形式总有一天要调整和转向的。这 20 年来的消费主导是电脑和电讯，但下一个消费主导又将会是什么？转向时欧、美、日也将会自顾不暇，那时中国如何应付？跟谁去转？

b.超越欧、美、日的消费经济，全盘西化，与欧、美、日在世界经济中竞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由于中国起步迟，没有欧、美、日的既存限制，无论在基础建设还是市场结构都仍有虚位可用。举例来说，中国的手机比很多先进国家的多；中国“全民皆商”的局面更热闹。但问题是，要中国老百姓彻底的接受消费经济和消费文明，谈何容易。就算成功了，中国人领导的跨国企业，能否可以在西方形式的消费上，面向西方消费者，击败欧、美、日企业？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比西方人还西化的中国人，反而成了西方消费文化的先锋，便利了欧、美、日企业占领中国市场。

(2)在大形势下，先求自保，然后创新。

这其中，有一个假定和两个相连的战略。首先，我们要假定，如果不加以抑制，纯消费经济是不能持续的经济，终有一天会崩溃，关键是过渡时期是平稳还是混乱。中国应如何避重就轻，进而扭转乾坤。

以下是两个相连的战略：

a.目前的全球化经济的运作原则是自由竞争。自由，就是没有限制的意思。正如任何体育竞技，如果没有年龄、身高、体重等限制，一定是大吃小、强胜弱。经济自由竞争也是一样。现在竞争的擂台，竞争的规则都是欧、美定的（就算日本也没有份儿）。中国怎能敌得过人家？欧、美并不想把中国吃掉。中国太大，吞不下。而且，对于欧、美、日企业来说，中国有廉价的劳力，庞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可供利用。因此，在全世界向欧、美、日式消费经济看齐的大趋势下，中国尚有安全地带和缓冲时间，我们可先求自保，然后培养实力，创新局面。最大的难题是“见钱不眼红”。经济全球化中最重要的是资金（资本）全球化。拥有资本就拥有一切。现在的跨国企业和财团，都是以投资来控制别人的企业（尤其是成功的企业）来占领市场。

越是成功的企业，越想扩充。但扩充要资本，要增加资本，基本上有两种办法。一是发行股票或增加新股。这样做，资本增加了，但自主权也转到了别人手里。二是贷款。这种做法眼前比较吃亏（负债务，要纳息），但自主权不外流。中国的企业有没有足够的魄力和定力，在市场大好的形势下，不用出卖主权给跨国企业或财团来融资扩充？我相信政府在这方面能起点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可以能人所不能。首先，国家可以小心设计、实施和管理企业证券化，尤其考虑产权与股权之间的关系，不让辛苦经营得来的果实，轻易地以一纸证券送给跨国财团。再者，国家也可以为企业提供市场性质的财经服务：为成功企业筹措资金，为尚未成功的企业做保姆，培养它们。国家也可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保

险，作为经济活动的安全网。

b.创新局面。回顾二次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经济成功的国家是以内部市场带动外销市场。德国的大众，日本的本田，都是先在国内销售成功，然后才出口的。这样，进可攻，退可守。甚至美国的出口产品，都是在美国内销成功的产品。

现代经济的成功因素是科技和科技成果商品化，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不错，可是对象仍是以满足欧、美消费形式为主。但中国的内部市场也很庞大，足够支持适合中国国情和条件的科技发展，去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消费形式。我看起码有 4 个领域可以创新局面：环境、农业、医药和娱乐——不用油的小汽车，不耗水的马桶，不含毒的肥料，不带副作用的中药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现代经济中保持自我，在未来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为世界经济带来多样化的生机。

人是消费的动物。问题不在消费，而是怎样超越物质享受的追求去发挥人性的全面，去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大胆的尝试。有人说这只是个空口号。我认为它不但符合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且是道德的，因为它肯定经济的社会性并填补资本主义的自我和功利；是理智的，因为它适合中国的需要、能力和条件，并且它对世界持续性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 2. 经济与城市

经济全球化在城市与城市规划上有什么意义？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跨国企业 (财团) 企图霸占世界核心经济 (core economy, 即欧、美和日本) 里 6~ 7 亿消费者的战略。执行这个战略的基地和控制中心是“世界城市 (world cities)”。约翰·福里德曼 (John Friedmann) 在“十年的世界城市研究回顾” (“Where We Stand: A Decade of World City Research”, 在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1995)” 一文中谈到世界城市的 5 个特征：

- (1) 是用以组织全球性经济系统的“结” (nodes), 是地域、国家和国际经济的具体表达。
- (2) 是世界资金积聚的地方，但与世界大部分人口和地区隔离。
- (3) 是高度城市化和高度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地方。
- (4) 可以按经济力量划分等段。此中，以吸引世界资金的能力为最重要因素。但是运气和对科技创新与政治变动的承受力可以影响它的级别。
- (5) 控制世界城市的是“跨国资产阶级”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它关心的是全球性的财富积聚系统的平稳运作；它的文化是“不分地域”的 (cosmopolitan)；它的意识形态是“消费者”的 (consumerist)。在它下面有很多“地方性利益” (territorial interests) 的其他阶级。两者之间往往有很大的矛盾。

我在上文谈的文化全球化的 6 种流动，都集中在世界城市里。但世界城市不一定在欧、美和日本。可以在外围 (peripheral, 也可叫次要) 和半外围国家。日本新力的总裁 (Aiko Morita) 称这一现象为



“ 全球定位 (global localization)。” 根据保罗·诺克斯 (Paul Knox) 在《世界系统中的世界城市》 (*World Cities in a World System*) 指出，在全球性的财富积聚系统 (regime of accumulation) 下，这些世界城市是积聚点，也是管理、财经、科技、商业服务、信息整理的关键所在。但是它们是分等级的。最高级，也是受益最多的，是在核心经济区内的世界城市。它们是“ 大众消费者的技术成长中心 ” (mass consumer technopolis)——是商业创新和企业控制的中心，是营造消费口味和考验消费者品味的实验室。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全球定位 ” 有散和聚的双重意义——全球性经济是散布全球；但领导消费和积聚财富则定位在等级分明的世界城市系统内。

以上是西方典型的世界城市概念。现在按照经济逻辑去探讨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向。

在最赤裸的层次，全球化就是西化。起码现在的现实是这样。消费标准，城市标准都是西方的，这是“ 大势 ”。如果我们选择逐渐西化或全盘西化，那么，也应选择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当然，仍然可以加以改良，甚至避开一些弯路（观察了西方各国“ 互相学习 ” 的历史，我们不应存有很高的期望）。但中国城市也一定会反映着世界经济秩序下世界城市系统里的尊卑和先后。我认为占近世界 1/4 人口，有 5000 年文明的中国，应该可以做得出色些，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上应该可以有更多的贡献。

如果我们选择“ 在大形势下，先求自保，然后创新局面 ” 的经济方向，我们的城市应该如何配合？



上面在经济分析时，我说最大的难题是“见钱不眼红”。城市政策也是如此。在经济全球分工的逻辑下，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比较优势”——天然资源、地理位置、市民素质、历史因素，等等。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中型、一元经济的城市。在中国大发展的现在，它们都蠢蠢欲动，想跻身世界一流城市行列。时机来了——或是它们制造的某些外销产品的需求量增加了，或是它们开采或提炼的某些资源的价格提升了，或是它们带领的某些新兴科技被市场接受了，等等。理所当然地它们都想把握机会，大大发展一番。

但在全球性经济系统里，任何产品、资源、科技的供求和价格都是受世界性的消费口味和资金流动的 logic 支配。决定权在“跨国资产阶级”手里。城市只不过是“环球定位”的经济分工在地理上的表现而已。因此，中型城市，甚至是一些较小的国家，都不能控制它们自己的经济命运。（在理论上，任何城市和国家都受全球性经济规律支配。但大城市和大国家的耐力比较强，危险讯号比较隐晦。）有需要时是全世界的宠儿，谁都想找你；不需要时是全世界的孤儿，谁都不认识你。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动人和最丑恶的组合。

有机会而不发展是愚蠢的。但发展要冷静和看长线。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城市的理想。一元经济城市在全球化经济里的起落幅度一定很大；有时更是跌得太重，翻不了身。因此，利用一元经济发财的时刻去开发多元经济，以求达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局面，才是合理的城市战略。这种战略不但要强调多元经济的催生，也要考虑经济新陈代谢循环中的反弹。怎样去创造有催生力和反弹力的城

市？当然，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关键。但经济的活力和创新，一定是来自民众和企业，不是政府可以一手包办的。千百万人不断的作尝试，不断的受考验，优胜劣败。政府的作用是提供机会和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弹性。那么，城市规划可做些什么？我想提出 3 个相关连的考虑：道路、土地和环境。通过它们城市可以提高多元经济的催生力和经济转向的反弹力。

一元经济城市发财 (或想发财) 的时候，首先会注意基础设施的改良。其中，道路网络是最重要的。它也是其他基础设施，如上、下水等网络的基础。哪条路要拓宽？哪里要建新路？等等。这些考虑，主要是要方便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运作和开发：无论是货物的运送、员工的交通、游客的往来。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这路网也可以同时为其他的经济活动服务，特别是新经济项目的开发。

从一元经济到多元经济的途径很多。比较常用的是产品多样化 (例如小麦是“粮食”，但也可以提炼成作“燃料”用的酒精，剩下来的渣滓可以作“饲料”) 和生产程序综合化 (可分为“纵向综合 (vertical integration)”，例如小麦和小麦加工的纵性行业包括运输、仓库、包装、广告、保险等等；和“横向综合 (horizontal integration)”。例如，汽车装配的横向行业包括玻璃、皮革、塑料、化工、电子、颜料、空调、等等)。为主导经济服务的路网也要满足这些相关行业的需要。这不仅发挥主导经济的效率，也为多元经济铺路，方便这些相关行业在它们机会到来时，脱颖而出，自创局面，带动经济多元化。弹性强、服务面广的路网，并不一定要额外投资。关

键是要在设计上和决策上冷静些，不受发财企业的催促或投资商人的利诱而失措。多花一点时间去仔细规划，日后受益无穷。

一般多元经济和综合性的世界城市，道路占地不超过 20% 而且，这比例好像与人口密度和建筑高度无关（例如纽约、东京和香港）。证明了城市道路的承受力，往往是远超它的使用量。交通阻塞主要是路网设计和交通管理的问题。

中国城市的道路建得过宽、环路用得太多。越是速度高的路，就越高“效率”地把车带到塞车的“点”上。城市车辆流通受阻的原因很多，但导致塞车的关键是因为无法疏导。棋盘式路网的好处是“四通八达”，增加疏散的渠道——也就是增加了弹性和选择。但棋盘式路网的问题是交叉点也多，潜在着塞车的可能。

要发挥棋盘式路网的优点和控制它的缺点，可以考虑按道路的功能和路网的纹络去决定路宽。我看到一份刚完成的加拿大路网研究报告。它建议主干交叉的距离应该半英里（约 0.8km）左右，我认为合理的。主干道路往往是城市小区（可以是工、商业或居住小区）的界线。而 0.8x 0.8 km 的小区，刚好是 5 到 10 分钟（半径和直径）的步行方便范围。主干道可以宽些（4 条行车道加两旁泊车），小区内路可以窄些（两条行车道加单边泊车）。这种分等的棋盘路网条理分明：长距离的车辆用主干，但必要时内街也能发挥疏导作用。而且道路的占地比例也保持在 20% 以下。

道路不但是用来解决交通，也用来分割土地。怎样的土地分割可以增加土地利用的弹性？关键是临街面（frontage）的多寡和地盘的

大小与比例。

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临街面。无论是货物的运输、人客的出入、窗櫺的设置、取光、取景等等。棋盘式的路网提供最多的临街面和最大的弹性。

每类经济行动需要的用地量和功能布局各有不同。从一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向时，土地用途和使用者更有很大改变。中国的习惯是把地盘尽量划大，以为大的地盘有利于发展。这是不对的。很多开发区看上去是零零散散的建筑，很凄凉，很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在土地有偿使用和可以市场转让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强行开发。大地盘比小地盘缺乏开发的弹性。宗地的大小与比例，主要考虑的是“裁剪”。西方经验以 200尺 (60m)到 600尺 (180m)的临街面，和 1 1.5到 1 3 的宽度与深度比例最能发挥基础设施的效率和最容易“裁剪”以配合不同用途的需要。也就是说，道路网分割的土地 (四周临街面)最小的可以是 60m× 90m(在里面可以分出更细的宗地)，最大的可以是 180m × 180m 大的可以拆成小的，小的可以拼成大的 (必要时还可以越过马路去合并；这也是棋盘路网的优点)。上述的土地分割可以通过经济开发过程中企业的扩张与收缩和各项经济活动新陈代谢的循环来实现。

此外，一定要预留空地 (特别是在市中心)以提供多元经济成长过渡期的土地需要。如果每一幅地都盖满了，新的经济活动就没有合适的土地使用了。

很多经济分析和预测，都没有考虑经济活动的物理条件。落伍的

经济活动将被取代。但“取”和“代”不是抽象的经济概念，是有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意义。过了时的经济活动往往仍占用着好的地点（它们曾经也是吃香的，所以占用好的地点，例如市中心旧商业区），它们仍然在提供就业和服务，不能马上关门。就是关了门，拆除和改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供新的经济活动使用。可是全球化的经济，不会等着你。如果新经济活动没有适当的土地（空间）让它们掌握机会上台，机会一下子就会消失。预留空地就是提供经济活动新陈代谢过程中土地使用转向所需的缓冲空间。预留了空地，新的经济活动就可以马上在空地上建设起来。被取代了的过时经济活动会逐渐消失，它们用过的楼房拆掉，又变成了空地，留给下一个新陈代谢的循环。市内土地交替使用，既节省土地又提高基础设施使用效率，更能保持城市核心的活力。当然，可以开发新区。但基础设施成本、配套不易齐全，交通也不方便，这会影晌经济运作。以科技和信息为基础的新经济，很多活动都喜欢市内环境。而且，城市不断往外发展，不但消耗土地，实际是在把中心挖空。没有中心的城市不是个完整的城市，只是个“城市化的荒野”（urban wilderness）。因此，市内预留空地不但有其经济意义，也是维持城市完整的重要手段。

最后是环境。现代新经济需要素质高的劳动力，他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高。在全球性经济里，素质高的工人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为了追求素质高的工人，资金也会流到素质高工人愿意集中的好的生活环境的地方。没有好的生活环境，不能吸引和留住高质量人才，就算是本地训练出来的人才，也会跑到别处。结果，人才训练只是为他人

作嫁衣裳。城市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在新经济里，生活与生产再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

在新经济里，无论产品和生产程序怎样变化，终究离不开世界资金和高质人才，而这两者，在世界经济“环球定位”的逻辑中，是共同进退的。城市的生活环境是吸引和维持高质人才的关键条件。因此，好的城市生活环境是一个城市的永恒资产，是全球化经济竞争中不变的因素。

城市生活环境中最主要的一环是公共空地，并以市中心区的空地为关键。市内空地不单是生活环境要素，还有其经济意义。除上文谈到的经济转向和循环的缓冲空间外，还可以大大提高周围的土地价值。（试想，纽约市中央公园对周围地价的影响，远远超过把它盖起来的价值。）还有，公共空地（与道路）是市民大众的“公共起居室”（public living room），有很重要的社会意义。正如西方社会强调个人，西方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强调“隐私”（privacy）。中国人比西方较重视群体，重视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协调。也许，中国的城市，在道路和公共空地的规划和设计上，可以强调群体生活、发扬“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并籍此稍稍平衡消费文化的自我和功利。

市中心区人口最密，经济活动最强，空地需要也最高。空地不用很大，60m×60m已经足够，但区位一定要好，5分钟步行距离是极限。而且，“空地”这概念也值得反省一下。英语的“open space”不是指“空旷”（empty）和“剩下来”（left over）的土地；有“开朗”（open）的意思。公共空地的原意是为19世纪工业城市，特别是人烟



稠密的中心区的市民带来点阳光、新鲜空气和绿色的观景。让他们在烦杂的城市环境里有个休憩的场所。所以有“市肺”之称。但由于在土地私有制度下，没有人会自动捐献土地作为公用，所以由政府负责购置和维持。既有“市肺”的作用，就必须设在人口密度高，又可容易走到的地点。可是这些地点的地价一定高。有远见的政府和规划必须抗拒开发的压力，保留一套有条理的公共空地系统。每块空地的大小倒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地点（市肺所在地）和设计（地尽其用）。因此，城市规划应以公共空地规划为主要工作。

以上的 3 个考虑是相互关连的。棋盘路网最具交通弹性，而棋盘路网分割出来的方块形土地式样最易裁剪。这些都方便了经济转向中各种交通和土地的需要。预留空地可增加经济转向或新陈代谢循环中新旧用地的缓冲，也可以作为公共空地系统的一个环节。公共空地是提高城市生活环境素质的关键，而生活环境是现代新经济持续成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公共空地和道路是城市的“公共起居室”，通过合适的设计更可发挥其社会意义。因此，路网、宗地和空地的规划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的活力和反弹力。

### 3. 结语

世界经济发展目前趋势是欧、美、日企业和财团推动欧、美、日式消费经济。这形式的消费经济是不能永久持续的。它引发的消费文化和消费文明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而且，欧、美、日消费模式不是永恒的真理，是可以并且需要转向的。现今，中国在大势所



趋之下，可以先求自保，然后创新局面。现代经济动力在城市，在全球化经济中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一元经济的中型城市，会受很多非自己能预测和控制的冲击。要立足一定要开发多元经济。城市规划可以是城市经济催生和反弹的助力或阻力。棋盘式路网和公共空地系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